

童年

的千纸鹤

胡巧玲 著



童年 的 千纸鹤

胡巧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童年的千纸鹤 / 胡巧玲著. — 兰州 :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422-3056-0

I. ①童… II. ①胡…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067号

责任编辑: 段山英 杨 波

装帧设计: 郑 屹

插 图: 杜少君

童年的千纸鹤

胡巧玲 著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39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2-3056-0 定价: 15.00 元

目录

痒痒的季节 **1** 金色池塘 **14** 谁是叛徒 **29**

幸福小区 **37** 漂亮女孩 **46** 偶然相遇 **56**

做乖孩子 **64** 表姐的生日 **74** 童年的探讨 **90**

期末考试 **101** 又见池塘 **115** 又见花儿 **126**

秘密跟踪 **139** 妈妈别伤心 **151** 黑子和哩哩 **160**

彩色的梦 **175** 我们的爸爸 **186** 送 别 **195**

1 痒痒的季节

我们家住在城市的边缘,这个地方城市不像城市,乡下不像乡下,有一个很贴切的称呼叫“城乡结合部”,这名字听起来好像这地方是个什么机构。不过地名还是很好听的,叫做“兴隆寨”。

是的,这地方白天熙熙攘攘,晚上热热闹闹,每天都有那么多人,仿佛有很多生意在等着大家去做,看起来天天都是生意兴隆的样子。

卖水果的,炒花生的,做糕点的,擦皮鞋的,全搅和在一起,连路也分不清,弄得那些娇滴滴的小轿车们,喊破了嗓子也寸步难行。我经常幸灾乐祸地想,这哪是小轿车能走的路,也不看看地方。

有时候上学要迟到了，挤也挤不动的时候，我就很想扔一排炮仗出去，好炸开一条路赶快跑到学校去。

还有很多专门背背篓的，要是有人买了很多东西拿不动，就请他们背回家。他们的职业名称叫“背篋”。这里的主妇们是很娇贵的，杀只鸡都提不动，要花两块钱让背篋们帮忙背回家，所以这些人的生意还是挺好的。要是实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他们就把空背篓垫在屁股底下，围成一圈，“斗地主”赌钱。他们用黑黢黢的手指蘸着口水摸牌，把那些揉得皱巴巴的零钱一会儿堆到这个面前，一会儿堆到那个面前。我看不懂他们的游戏，我爸爸有时候会凑上去津津有味地看半天。

这里有很多的流动人口，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农村来到这里打工的。我爸爸是个木匠，老早就来到这里，最早是给住家户们封阳台，后来学会了装修，然后凭着他的木工手艺先把我和妈妈接来，又把我奶奶接来。

我读的是一家流动人口学校，叫五里屯小学。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有一回几个漂亮的记者阿姨来我们学校采访，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有人说想当解放军，有人说想当警察，有人说想当博士，有人说想当厨师……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想当火车司机，因为我们这里附近有好多条铁路穿过，每天都有很多辆火车从我面前飞驰过去，要是当了火

车司机,开着火车就可以去很多更大的城市。

我今年 12 岁,最讨厌剪头发剪指甲。我的鼻屎是咸的,汗也是咸的,味道不错。天热得厉害的时候,就经常光着身子打条红领巾,我觉得这样挺自在。奶奶说我像只没开叫的小公鸡,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脖子上的红领巾像小公鸡的红冠子?呵呵,“没开叫的小公鸡”,听起来还挺酷的。

那是一个叫人心痒痒的季节。田野里的油菜花大概刚谢完,我们学校操场上那排高高的杨树,正飞着像棉絮一样的杨花。在那个季节里,它们总是轻轻地随风飘下,半透明状,融在湿润而阴沉的空气中,若隐若现,无声无息。

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看见操场的边沿上密密蒙蒙铺了一层白棉花。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学校门口那家弹棉花的师傅弄出来的,后来老师说不是的,是飞的杨絮,我才知道原来大树上也会长出棉花一样的东西来。

这样的絮状物没完没了地飘下来,总会让我想起语文书里学到的“思绪”这个词,或许“思絮”就说的是这样一种飘浮而迷蒙的东西?或许这个季节的大树也正在思考着什么?(注:“我”是个错别字大王,所以把“思绪”理解成“思絮”了,就产生了这种奇妙的联想。)我脑袋里想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飘浮的若有若无的东西。

奶奶还说,那种絮状的东西收集起来可以做枕头。我想做出来的枕头一定很舒服,软和得能让头飘起来,可以做出许多好梦来。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我就知道夏天要来了。下几天雨,飘几天杨絮,再下几天雨,再飘几天杨絮,天气就会越来越热。

那真是一个叫人浑身痒痒的季节。我不能自由地深呼吸,那些无孔不入的杨絮会不经意倏地一下钻进鼻子里,痒死了,让我不停地打出惊天动地的大喷嚏。还有,校门口那些五颜六色的吃的玩的,在和煦的阳光中如此鲜艳,老是勾得我心痒痒的。还有,我们教室外面有一家卖“馋嘴鸭”的,香死了,每到上午快放学的时候就释放出油蒸蒸的香味,你不知道,那种香味是带着钩子的,钩住你的鼻子就往喉咙里、肺里、心里、胃里钻,然后我就不停地咽口水,肚子饿得咕咕叫,黑板上的字全变成烤得焦黄油亮的烤鸭。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买过“馋嘴鸭”,吃上一回,会让我想上好久。还有,还有好多家卖好吃的,比如说卖红油炒鸡的、烤洋芋的、卤牛肉的,一起把香味放出来,把我们这个不大的地方弄得香喷喷的。而我们学校呢,又正好处于这些香味的集中地带,这个时候,我哪还有心思上课啊。

奶奶说我是馋死鬼变的,说得没错。这怪不得我。我总

是觉得肚子永远得不到满足，总是喜欢吃。但是，吃了既不见长高也不见长胖，就那么瘦嶙嶙的一小个儿。奶奶总说我是个吃了不认账的家伙。

不光是知道吃，我看见很多能让我心动的东西都会心痒痒。这些让我心痒痒的东西往往会让我顾大人的脸色，弄得没有一点自尊似的。

那天我爸爸的脸色是不太好，我已经注意到了。在这种时候向他提要求的确不是时机。但是没办法，妈妈又不在家，我得求他给我买一盒铅笔芯，我的铅笔芯用光了。

我有一支活动铅笔，还是老早以前用五毛钱在地摊上买的。铅笔倒是不贵，可是很吃笔芯，下手稍微重点，咔嚓就掉一截，总爱断，像啃甘蔗一样。才上好的一根新笔芯，一会儿就被我的活动铅笔啃完了。好在现在我们早就不用铅笔写作业了，要不然不知道得用多少笔芯。我妈老是说我浪费，说我和小表姐一起买的笔芯，人家还剩大半盒，我的呢，只剩下小半盒，还断得七长八短的。奶奶这时候就会出来护着我：“哎呀，男孩子都是这样的，哪有女孩子家仔细。”你看，奶奶就理解我，我最烦妈妈老拿我去跟女孩子比。

我才不管爸爸脸色好不好看，反正我是赵家的独苗，虽然我在四川还有两个姐姐，可是我是一棵能传姓的独苗，奶奶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哪怕我在爸爸不高兴的时候朝他要

一块钱一个的煎蛋饼，他最多唬着脸吼我一句：“只知道吃，吃了那么多也考不出一个90分来。”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话还没讲完，手已经伸到口袋里掏钱去了。

我还是很有自尊心的，每次吃了他买的东西，我都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个硬邦邦的90分给爸爸看看。可总是没有实现，最高的一次也才考了88.5分。唉，我真不是块读书的料！

爸爸阴着脸带我去买笔芯，我不知道这样的季节是不是比较容易令大人们犯脾气。但是尽管爸爸心情不好，也必须耐着性子跟我一块儿去，因为他不放心把钱交给我，不是怕我把钱拿去乱花就是怕卖东西的多收我的钱。

买完笔芯，我看见店门口的地摊上围了一圈头。我挤过去看，是卖玩具的，当然不是大商店里卖的那种高级玩具。几个塑料做的小鸭子在盆子里游泳，还会翻跟斗，要是翻不动了，摊主便拿起来，将肚皮底下的发条上紧，塑料鸭子就又可以在水里活蹦乱游了。

爸爸说：“看什么看，走！”

“我想要一个。”其实我也不是非常想要那个鸭子，就是随嘴说说而已，习惯了。其实我主要还是喜欢吃。

“见什么要什么！没脸没皮的！”这次爸爸没有习惯性地掏钱。

摊主说：“不贵不贵，三块钱一个，给孩子买一个吧。”

爸爸没理他，一把将我拖起，扯着就走。

我的倔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又不是没见过鸭子，我想要的是一个玩具，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新玩具。我有一大堆玩具，缺胳膊断腿的变形金刚和奥特曼都有好几个，都是别人搬家时送给我爸爸的，爸爸一箱一箱地抬回家给我玩。爸爸给他们装修房子，那些主顾听说爸爸有个儿子，就好心把这些不要的玩具送给他。我只对其中的几把枪和一辆小火车还比较感兴趣。

爸爸是从来不会给我买玩具的。他总是说：“那东西是能吃还是能穿？玩什么不可以，非要玩玩具？我们从小就只玩黄泥巴，还不是长大了？”你看看，一点道理都不讲，难道他自己玩黄泥巴长大就要我也玩黄泥巴长大吗？

要是他不那么扯我一下，我的犟脾气不会上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想把我扯开，多没面子！我挣开他的手又去看盆里的鸭子。

摊主说：“孩子喜欢，就买一个吧。才三块钱，商店里要卖五块呢。”

爸爸说：“走，买什么玩具！能吃还是能穿啊？”

看，又来了，又来了。我不理他。

爸爸又来扯我，我甩开他的手坚定地说：“我想买一只！”

爸爸说：“买什么买，不买！”

我说：“才三块钱你都舍不得。”

爸爸说：“我就是舍不得。有本事你自己挣钱去买！别说塑料鸭子，就是买只金鸭子我都不管！”

“我拿我的压岁钱买，我过年的压岁钱都被你贪污了！”我也不想给他面子。

“放屁！”爸爸又来拖我。几年来的委屈一下涌上心头，我的头、脸、眼睛涨得热辣辣的。我看见前面有个水幽幽，漂了一层白花花的杨絮，我的大脑当时突然变成白蒙蒙的一片，就着爸爸拖我的那股劲，顺势一下冲过去，躺在里面就开始打滚。

我一边干号一边不断翻滚。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玩具，才三块钱，他居然舍不得，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拉倒！这是我的撒手锏，好久没用过了。一哭二闹三打滚，没有什么达不到的目的，很管用的。

我知道这样的举动会使爸爸产生什么样的表情。我相信要不了半分钟他就会软下来。我一般会在一边打滚的时候一边虚着眼睛偷看他的表情。但是这次爸爸一点也没有服软的意思。

“你给老子起来！”爸爸怒吼。

我依然号哭着打滚。随即我的屁股上、背上、腿上被猛烈地踢了好多下，每一下都是实打实的。爸爸这个木匠，有的是力气。

旁边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

“还不站起来?!”爸爸又吼道。

当着这么大一圈人的面我哪能就这么站起来，多没面子。我只能继续滚。

“哎呀，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家不懂事。”

“哎呀，算了算了，快起来，赶紧给你爸爸认个错。”

我听见看热闹的人这样劝。

爸爸放缓了他的动作。

“起不起来？喂?!”爸爸问。

我知道他并没有软下来。于是我滚得不敢那么放肆了，放慢了滚动的速度，号得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声音收敛了许多。爸爸今天的“暴力行为”是动了真格的。

“我数一二三，要是再不起来的话，你看着！一、二……”三字还没有数出来的时候，我就爬起来了。

我偷眼瞅见爸爸那双狮子般的眼睛。我不敢看他，低着头抽泣着，做出一副无辜而又委屈的样子。我想用这副样子换取周围那圈看热闹的人的同情。

但是还没有等到围观的人做出什么反应，我爸爸这头发疯的狮子一下子猛地向我扑过来。他撕扯着我，眼睛血红。我知道他不是在与我开玩笑，是我给他找到了最好的发泄的借口。

他将我重新推倒在那个漂满杨絮的水沟里：“你给我打滚！你滚呀！今天要是不把这摊水滚干，你别给我起来！”

我赶紧爬起来，又被爸爸推倒，然后拳脚相加，用的是那种钉钉子的力气。每一钉锤砸在我身上都是实实在在的。爸爸真的发怒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过的。

“哎呀，别打脑袋，脑袋打坏了可不得了。”于是我的头遭到猛烈的击打。

“哎呀，别踢肚子，肚子踢坏了可了不得。”于是我的肚子遭到更猛烈的打击。

围观的人全成了拳击比赛的观众。简直是指哪儿打哪儿，爸爸像是服了兴奋剂一样完全失控了。

最后一拳，直接是一锤定音，我的头一下就蒙了。我仿佛听见有人喊：“哎呀，出血了！出血了！”

我感觉头上流下了汗，摸一把来看，红的，是血。

如果没有出血，事情肯定还完不了。仿佛正是因为出血了，这场冲突才算是有了一个结局。

“自己拉的屎自己吃！”这是我妈经常骂的一句话。现在用在我爸爸身上正合适。他把我打出血了，一下子又慌了，赶紧把我带进一家私人诊所包扎伤口。

然后爸爸领着我回家。他没精打采地走在前面，我偃旗息鼓地跟在后面，谁也不说话。一个败将，一个残兵。看他怎

么跟我妈和我奶奶交代。

我们家租的房子在山底下，门口有一个小院子。妈妈和奶奶正坐在小板凳上洗猪肠子，是帮一家生意很好的卤肉店洗的。我们家的黑子就站在旁边嗅来嗅去，也许它对那种臭烘烘的腥味不感兴趣，所以从来不用担心它会把那些猪肠子叼去吃了。

我和爸爸不约而同地想趁奶奶和妈妈埋头理那些肠子的时候迅速穿过院子回到屋里。可是就在我们慌忙绕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奶奶和妈妈都同时抬起了头。

“哎哟，怎么啦？”奶奶先叫起来，妈妈的嘴巴张了一下，没叫出声来。

我挂了彩的狼狈相一定让她们大吃一惊。

“他不听话，我打的。”爸爸冷冷地说。简直是太不顾面子了，我本来想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他却这样说。

“狗子怎么啦？你下这么毒的手！”奶奶不问缘由就开始不依不饶了。我是奶奶的心头肉啊。妈妈似乎被吓傻了，依然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先打死我算了！”奶奶站起来捧着爸爸的背影大吼，那架势不亚于黑子发怒时的样子。

爸爸一摔门进屋去了。随便奶奶在外面怎么撒泼端门，也听不见爸爸的声音。

黑子冲着摔上的门,汪汪吼叫了几声,也在帮我打抱不平。

“你要是把他打残了,还不是要养他一辈子?自己拉的屎自己吃!”我妈把那句经常用来骂我的话对着门骂道。实际上,妈妈平时是不怎么护着我的,但她的原则性很强,为人也很公道,她觉得这次是爸爸做得太过分了,连黑子都吼叫了,她不骂几句肯定说不过去。

但是,爸爸根本不露面。奶奶和妈妈用带着猪大肠腥臭味的手摸着我的头,相视了一下就再也不敢开口。她们知道,像爸爸这样的脸色,要是再继续骂下去的话,就该听见里面摔盆子砸碗的声音了。

但是,我也不愿意就这样低头。第二天,我开始绝食,一整天没吃一口东西,等着爸爸先向我妥协。可是他连面也没有照一个。

第三天,妈妈端来我最喜欢吃的荷包蛋煮面条:“吃吧,你爸爸出门找活儿去了。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不懂事,浑成这个样子。”

我软下来了,我的肚子已经对我非常不满了,一下一下地揪着痛。我一口气吃完了那碗面条。

我知道,爸爸已经快有一个月没有活儿干了。他怎么能不急,我爸爸那手艺我是知道的,地地道道的一个钉子木匠。不会打樨头的木匠是不太容易找到活儿的,他用长钉和

胶水做出来的板凳根本经不起我的屁股折腾，要不了几下就会散架。

我妈老是说，家里有个木匠，却连个好板凳也没有。我爸爸那手艺，做不出什么好板凳来。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在没完没了地钉钉子，钉得又认真又勤奋。他经常很诚实地给主人家报数：“你们家装修下来，用了五十多斤钉子，牢实得很呢。”

爸爸找不到活儿干，我心里也着急。因为这样下去，我就不可能再开口跟爸爸要吃的了。